

世界

名著百部

094

W u t h e r i n g H e i g h t s

呼 啸 山 庄



[英] 艾米莉·勃朗特 / 著

伊犁人民出版社



W u t h e r i n g H e i g h t s

呼 啸 山 庄



[英] 艾米莉·勃朗特 / 著

黄丽萍 / 译



伊犁人民出版社



呼啸山庄 [Wuthering Heights]

作者:[英] 艾米莉·勃朗特

译者:黄丽萍

出版者:伊犁人民出版社出版

印刷者:河南新乡印刷有限公司

880×1230mm 大 32 开本 9 印张 324 千字

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ISBN7-5425-0549-1/I.216

定 价:10.00 元

(本书若遇印刷、装订错误可直接向承印厂调换!)

序

《呼啸山庄》的作者艾米莉·勃朗特 (Emily Brontë 1818—1848) 1818年7月30日出生于英国约克郡一山区小镇桑顿。和她的姐姐夏洛蒂一样,她曾就读于柯恩桥学校和伍勒小姐学校,还曾跟夏洛蒂一起去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埃热夫人学校学习,但她更多的时间还是在哈沃斯家中自学。艾米莉从小就爱好写作,十二岁时就开始与妹妹安妮一起,创作贡达尔史诗,还写了大量的抒情诗。她们三姐妹用笔名在1846年出版的《柯勒、埃米斯、阿克顿·贝尔诗集》,就是在夏洛蒂偶然发现了艾米莉的诗稿后,才决定自费筹集出版的。接着,艾米莉写成长篇小说《呼啸山庄》,并且继姐姐夏洛蒂的《简·爱》之后,跟妹妹安妮的《艾格妮斯·格雷》一起,在1847年12月出版。可惜的是仅仅一年之后,艾米莉就于1848年12月19日病逝,结束了自己短促而凄苦的一生。

《呼啸山庄》是一部震撼人心的奇特作品,它也给人们留下了不少难解的困惑,其中之一也是“五大悬案”中的一个,即谁是《呼啸山庄》的作者。人们怀疑的是:一是蜗居山乡,从不接触异性的二十多岁未婚女子,怎么能写出爱得这么深、恨得这么透的爱情和复杂小说呢?她的体验从何而来?

确实,三十年来,艾米莉除了求学和短期任教外出总共不到两年外,全部时间都是在哈沃斯那座牧师住宅里度过的。她离不开自己那间冥想的小小幽室,离不开她所热爱的可任她自由翱翔的荒原。正因为她长期生活在那狂风呼啸的荒原,通过耳濡目染,她了解家乡和家乡那片土地上的人们,听过不少那些荒凉村落中的奇闻轶事和民俗传说,熟悉荒原农民和荒原乡绅的衣食住行和喜怒哀乐,了解他们那性情狭隘和感情不羁的生活。这一切,都为艾米莉创作《呼啸山庄》积累了丰富的素材。她本人虽未涉足爱河,可是她的姐妹兄弟都有爱情的痛苦经历。

由于《呼啸山庄》的复杂性和多义性,一百五十年来,对它的评述和

研究卷帙浩繁、歧见纷陈。20世纪以来,桑格的研究肯定了作品的严谨结构和作者的准确想象力。塞西尔的“风暴和宁静”说,运用自然哲学的概念作了阐释,认为该书写的是风暴和宁静的冲突和复归,艾米莉是个神秘主义者,她学的哲学基础是体验世界。凯特尔的“被压迫者的反抗”说,认为希思克利夫的复仇是被压迫者的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”。弗洛伊德主义者认为,艾米莉的创作动机是“出于受压的性饥渴”。新批评的“窗子喻象”说,通过对《呼啸山庄》的阐释,进一步证实“文本内在的多义性事实”,同时也指出了“现代文明的危机”。除此之外,还有解构主义批评,女权主义批评,新历史主义批评等等。总之,对《呼啸山庄》,各种理解和阐释层出不穷,正如有人说的那样,《呼啸山庄》是一部奇书,也是20世纪文学批评界的一部宠书,从对它的评论中,可以看出文学批评理论流派的演变;对它和它的作者的评论,简直就是一部20世纪文学批评史的缩影。可以想见,对《呼啸山庄》这样一部“神秘莫测”的作品,今后还会出现更多的阐释,更多的评述研究著作。真是说不完的《呼啸山庄》,道不尽的艾米莉·勃朗特。

第一章

一八〇一年。那一天，我刚去拜访了我的房东回来——就是那位后来让我伤透脑筋的孤僻的邻居。这儿真是个美丽的山乡！在整个英格兰境内，我不信我还能找到一个与尘嚣这般隔绝的地方了。这是个厌世者的理想天堂。希思克利夫跟我，正好是非常般配的一对，我们可以分享这一片荒凉了。真是个绝妙的人！在我骑马来到他跟前时，只见他眉毛下那对乌黑的眼睛满含猜忌地冷冷瞅着我，看来他一点也没有想到，我心里对他有着多大的热情。待我对他通报自己的姓名时，他的手指满怀戒心地往背心袋里插得更深了。

“是希思克利夫先生吧？”我问道。

他点了点头，作为回答。

“我是洛克伍德，您的新房客，先生。我一到这儿，就急着前来拜访您，是想向您表明我的心意，但愿我这样再三要求租下画眉田庄，没有给您带来什么不便。昨天我听说您打算……”

“画眉田庄是我自己的产业，先生。”他皱起眉头，慌忙打断我的话，“只要我能办到，我是决不容许任何人让我不便的。进来吧！”

这一声“进来”是咬牙切齿地“带着去你的！”这种情绪说出来的，就连他挨着的那扇栅栏门，也没有对他这句话作出响应而有所动作。我想，正是这种情况促使我决定接受这一邀请。对这样一个人物，我感到很有兴趣，看来他比我还要矜持多哩。

待到看见我的马儿的胸膛快要碰上栅栏，他倒也伸手解开了门链，然后很不乐意地领我走上石铺路。我们一进院子，他就大声喊道：

“约瑟夫，来把洛克伍德先生的马牵走，另外再拿些酒来！”

“我看，这家人家就这么个仆人了吧，”听了他那个双料命令，我心里暗想，“怪不得石铺路上长满了草，树篱也得靠牛羊来修剪了。”

约瑟夫是个上了年纪的人，不，应该说是个老头——也许已经很老了，虽说身子骨倒还硬朗结实。

“老天爷，帮帮我们吧！”当他牵过我的马时，怨声怒气地低声嘟哝着，还朝我狠狠地瞪了一眼，使得我好心地猜想，他该是需要老天爷帮忙他消化肚子上的饭食吧，他的这声虔诚的祈求，跟我的突然来访是毫不相干的。

呼啸山庄是希思克利夫先生住宅的名称。“呼啸”一词，在当地来说有着特殊的含义，它形容在狂风暴雨的天气里，这座山庄所经受的风呼雨啸。当然，住在这儿，清新纯净的气流是一年四季都绝不会少的。只需看一看宅子尽头那几棵生长不良、过度倾斜的枞树，还有那一排瘦削的、全都把枝条伸向一个方向，就像在向太阳乞求布施的荆棘，你就能捉摸出从旁刮过的北风该有多大威力了。多亏当年的建筑师有先见之明，把这幢宅子盖得非常结实，狭窄的窗子深深嵌在墙里，墙角都砌有凸出的大石块保护着。

在跨进门槛之前，我停步观赏了一下布满宅子正面，特别是大门周围的那些奇形怪状的雕刻。在大门的顶上，在那些破损剥落的怪兽和不知害臊的小男孩中间，我还发现了“一五〇〇”这个年份和“哈里顿·恩肖”这个姓名。我原本想就此发表一点意见，还想向这位坏脾气的主人请教一下这座山庄的简单历史，可是从他站在门口的那副架势看，分明是要我马上进去，要不就干脆离开。我可不想在进屋参观之前，就把主人给惹恼了，弄得他更加不耐烦。

不用经过任何穿堂或过道，我们一跨步便进了这家人家的客厅。这儿的人把这叫做“正屋”，是很有见地的。它通常包括厨房和客厅。不过我认为，在呼啸山庄，厨房一定给挤退到另一间去了。至少，我听出喋喋的说话声和碗盘的相碰声，是一直从里面传出来的；而且在大壁炉的旁边，看不到有烤炙、烧煮或烘焙的迹象，也不见墙上有什么铜锅和锡淘盆在闪闪发光，只有在屋子的另一头，有一口橡木的大碗橱，上面一排排摆着无数白镰盘子，叠得快到房顶，其间还杂放着一些银壶、银杯，倒是它们反射出闪烁的光芒和热气。这口碗橱毫无遮拦，它的整个构造，让人一览无遗。只有一处地方，让一个搁有燕麦饼、牛腿、羊肉和火腿之类的木架子，遮挡住了一部分。在壁炉的上方，挂着几支蹩脚的杂式旧枪，还有一对马枪。壁炉台上，一字儿排着三只画得艳丽俗气的茶叶罐，算是装饰品。地是平滑的白石铺砌的。椅子的结构简陋，高背，漆成绿

色。暗处还有一两张笨重的黑椅子。在碗橱底下的圆拱里，躺着一只硕大的酱色母猎狗，身边围着一窝尖声叫着的小狗；还有几只狗则躺卧在别的隐蔽的地方。

这样的屋子和陈设，要是属于一个普通的北方农民，有着一张倔强脸膛和一双适合穿短裤、扎绑腿的壮腿的庄稼汉，那也就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。只要你选的正好是刚吃过饭的时间，你在这山区方圆五六英里的地方走上一圈，包你随处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人物，安坐在他的扶手椅里，面前的圆桌上放着一大杯浮着泡沫的麦芽酒。可是，希思克利夫先生跟他的住宅和生活方式，却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对比。从外貌看，他像个皮肤黝黑的吉普赛人，可是从衣着举止看，他又像位绅士——也就是说，像许多乡下的乡绅那样的绅士——也许有点衣冠不整，但他的不修边幅看上去并不刺眼，因为他有一个挺拔、漂亮的身材。他那张脸却颇为阴郁。也许有人会认为，他多少带点儿缺乏教养的傲慢。我倒对此有所理解，觉得完全不是这么回事。我凭直觉知道，他的这种矜持，是出于对卖弄感情——对互相表示热情的厌恶。他把爱和恨全都放在了心里，而且还认为，被人爱和恨也是一件很不体面的事。不，我的结论下得太早，我这是把自己的品性过分慷慨地送给他了。希思克利夫先生遇上一个想要跟他相识的人时，尽量地把手藏起来，也许有他自个儿的理由，和我所想的完全不同。但愿我的这种本性称得上是特别的吧。我那亲爱的母亲常说，我永远不会有一个舒适的家。直到去年夏天，我才证实自己确实完全不配有那样一个家。

当时，我正在海滨享受着一个月的好天气，偶尔认识了一位最迷人的姑娘，在她还没有理会我之前，在我的眼里，她是一位真正的天仙。我从没有用语言表达过自己对她的爱慕之情，可是，如果眉目确能传情的话，一个最傻的傻子也能看出，我已经深深地堕入情网了。后来她终于懂得了我的爱意，回送了我一个秋波——一个任你想像有多甜蜜的秋波。可是我怎么样呢？说来丢脸，我就像一只蜗牛似的，冷冰冰地缩回来了。而且对方每向我送一次秋波，我就越冷淡，往里缩得越紧，最后害得这天真的姑娘怀疑起自己的感觉来，以为自己搞错了，窘得不知所措，只好恳求她妈妈赶紧带她一溜了之。

就因为有一种古怪的脾性，我得了个冷酷无情的名声。多么冤枉

啊，只有我自己心里明白。

我在壁炉旁的一把椅子上坐下，我的房东也走到对面的一把椅子跟前坐了下来。为了填补这短暂的沉默时刻，我伸手想去抚摸那条母狗。这时它已离开那窝崽子，像狼似地偷偷溜到我小腿后面，撅起嘴唇，白白的牙齿上馋涎欲滴。

我的爱抚却惹起它打从喉头发出一串长吠。

“你最好别去理这条狗，”希思克利夫和着狗吠，粗暴地大声说道，同时用力跺了一下脚，把那更凶的吠声给止住了，“它不习惯受人溺爱——我养的不是玩赏的宠物！”

接着，他大步走近边门，再次高声叫道：“约瑟夫！”

约瑟夫在地下室的深处，含糊不清地咕哝了几句什么，但是不见有上来的动静，于是主人就亲自下去找他了，留下我和那条凶恶的母狗面对面地厮守着。另外还有一对狰狞的蓬毛牧羊犬，也和它一起留神地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。

我并不急于想跟它们的牙齿打交道，所以也就一动不动地静静坐在那儿。然而，不幸的是，我原以为它们一定不懂无声的咒骂，就对它们挤眉弄眼，做起鬼脸来。我的某个脸相竟惹恼了狗太太，它勃然大怒，纵身跳上我的膝盖。我立即把它推了下去，慌忙拉过一张桌子来挡在中间。这一下可激起了全体公愤，六只大小不同、年龄不一的四脚恶魔，一窝蜂似地从藏身处蹿了出来，扑向一个共同的目标。我发觉我的脚跟和衣边尤其成了攻击的对象，便尽可能有效地挥动那根拨火棒，挡开那几位较大的斗士，同时不得不大声求援，吁请这家人家的人赶快来重建和平。

希思克利夫和他的仆人令人恼火地依旧不慌不忙爬着地下室的阶梯。尽管壁炉前又是撕咬，又是猜疑，已经闹得天翻地覆，可我觉得他们的步子并没有比平时快上一丁点。

多亏这时从厨房里迅速奔出一个人来——一个健壮的女人，她撩起衣裙，光着胳膊，两颊火红，挥舞着一只煎锅，冲到我们中间。她就凭着这件武器，还有她的舌头，达到了目的，出奇地平息了这场风暴。待到她的主人上场时，只留下她了，她正像大风刮过的海洋那样喘息着。

“见鬼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他问道，朝我瞪了一眼。刚才受到那样不

友好的对待，现在还得看这样的眼色，真让人受不了。

“是啊，真是见了鬼了！”我嘟哝着说道，“就是有鬼附身的猪群，也没有您家的这班畜生凶哩。您倒不如把一个生客丢给一群猛虎呢！”

“不去碰它们，它们是不会惹事的。”他说着，把酒瓶放到我的面前，把拖开的桌子搬回原处，“狗是应该保持警觉的。喝杯酒吧。”

“不，谢谢。”

“没给咬着吧？”

“要是我给咬着了，我就要在那咬人的东西上打下印记了。”

希思克利夫绷紧的脸上转而露出了一丝笑意。

“得啦，得啦！”他说，“您受惊了，洛克伍德先生。来，喝点酒吧。我这屋子难得有客人来，我愿意承认，我和我的狗都不太懂得该怎样来接待客人。祝您健康，先生！”

我鞠了一个躬，举杯回敬了一句祝辞。我开始意识到，为了一群狗的失礼，坐在这儿生闷气，实在有点犯傻。再说，我也不愿让这家伙再拿我取笑，因为现在他的兴致已经转到取笑人方面来了。

他，也许已经转而察觉到，得罪一个好房客是愚蠢的。因而态度方面有所缓和，语气也不再那么傲慢，而且还提起了一个他以为会让我感兴趣的话题——有关我目前隐居的这个地方的优点和缺点。

我发现，他对我们谈及的这个话题，是非常有见识的。临到告别的时候，我竟然如此兴致勃勃，主动提出明天还要来拜访他。

他显然不希望我再来打扰。可是尽管如此，我还是要来。说来奇怪，跟他一比，我发觉自己是多么爱交际啊。

第二章

昨天下午天很冷，又有雾。我本想在书房的炉火边度过这半天时间，不打算踩着荒原上的杂草污泥到呼啸山庄去了。

可是，当我用过正餐（请注意：我在十二点到一点之间用正餐。）我的女管家——一位稳重的太太——是租房时讲明必须一起雇下的，她总是不能，也许是不愿理会我的要求，把正餐放在五点钟，怀着这一懒惰的打算，上了楼，跨进书房时，却见一个女仆跪在那儿，身边放着扫帚

和煤斗，她正在用大量的煤灰压住火苗，弄得满屋子扬满了灰尘。这一景象立刻赶我回了头。我戴上帽子，走了四英里路，来到希思克利夫家的花园门口。这时开始飘起雪花，我正好躲过了今年的第一场鹅毛大雪。

在那荒凉的山顶上，土地由于结着黑冰冻得坚硬，凛冽的寒气冷得我四肢直打颤。我打不开花园的门链，就跳了进去，顺着两边杂乱地长着醋栗树丛的石路，直奔屋门。我白白地敲了半天门，直到我把指关节都敲疼了，引得那群狗也狂吠起来。

“这样糟糕的人家！”我心里直嚷，“凭你们这样无礼待客，就该让你们跟人类永远隔离。至少，在白天我还不会把门闩得这么死死的，我才不管哩——说什么我也要进去！”

打定主意，我就抓住门闩，使劲摇动起来。脸色乖戾的约瑟夫，从谷仓的一个圆窗洞里探出头来。

“你干吗？”他大声叫嚷着，“主人在羊圈里。你要跟他说话，就打谷仓的那头绕过去。”

“屋里没人开门吗？”我也大声回答道。

“除了太太，一个人也没有。你就是闹腾到夜里，她也不会来开门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你不能告诉她我是谁吗，哎，约瑟夫！”

“别找我！我才不来管这种事哩。”咕啾了这么两句，那脑袋就不见了。

雪开始下大了。我抓住门把，又试了一回。这时，后面院子里出现了一个扛着干草叉、没穿外套的小伙子。他招呼我跟着他走。于是，我们穿过洗衣房，经过一个石头铺的院场（那儿有一间堆煤的棚屋，一台水泵，还有一个鸽子棚），终于来到了头天接待过我的那间暖和、敞亮的大屋子。

壁炉里，煤块、泥炭和木柴混合燃起的熊熊炉火，烧得正旺，闪耀出明亮、欢快的光辉。在等待摆上丰盛晚餐的餐桌旁，我很高兴地见到了那位“太太”，以前，我从没想到他家还有这样一位人物。

我对她行了礼，然后等待着，以为她会请我坐下。可她只是朝我打量了一下，就往后朝椅背上一靠，一动不动，默不出声。“刮暴风雪了！”

我说，“希思克利夫太太，我怕是因你的仆人贪闲，让你家的大门受累了。我费了好大的劲，才使他们听到我在敲门！”

她始终不吭一声。我注视着她——她也注视着我。反正她一直就用一种冷漠的神色盯着我，让人甚感窘迫，极不愉快。

“坐下吧！”那小伙子粗声粗气地说，“他就要来了。”

我依他的话坐了下来，然后轻咳了一声，对那条凶狗朱诺叫唤了一声。这第二次见面，它总算赏脸，摇了摇尾巴尖，表示承认我是它的相识。

“好漂亮的狗！”我又开了个头，“你打算不要这些小狗吗，太太？”

“它们不是我的。”这位可爱的女主人说。那腔调比希思克利夫的答话还要让人感到不快。

“啊，你疼爱的一定在这一堆里了！”我转身朝着一只不太能看清的靠垫接着说，那上面伏着几只猫一样的东西。

“疼爱这些东西那可真是怪了！”她轻蔑地说。

真倒霉，那原来是堆死兔子。我又轻轻清了清嗓子，向壁炉靠近些，再次说起今晚天气不好之类的话来。

“你本来就不该出门的。”她说，站起身来，伸手到壁炉台上去拿那两个彩色的茶叶罐。

她原本坐在光线被挡住的地方，这会儿我可把她的整个身材和面貌都看得一清二楚了。她身材苗条，显然还是个少女。体态真是好极了，还有一张我生平没有福气见到的俊美小脸，五官细巧，非常漂亮。淡黄色的鬃发，或者不如说是金黄色的鬃发，披散在她细嫩的脖子上。至于那双眼睛，要是表情欢快的话，你就怎么也没法抗拒了。是我这颗容易动情的心有幸，此时它们流露出的，只是徘徊在轻蔑和有几分绝望之间的神色，这看上去特别显得不自然。

她几乎够不到茶叶罐。我想动手帮她一下。她猛地朝我转过身来，就像一个守财奴看到有人要想帮他清点金子一样。

“我不用你帮忙，”她厉声说，“我自己拿得到。”

“对不起。”我连忙回答。

“是请你来喝茶的吗？”她在自己那整洁的黑衣裙上系上一条围裙，然后站在那儿，手里拿着一匙茶叶正准备往茶壶里倒，问道。

“能喝杯热茶真是太高兴了。”我应声说。

“是请你来的吗？”她又问了一句。

“不，”我脸带一点笑容说，“你就是请我的人呀。”

她蓦地把茶叶倒回罐里，把匙子和茶叶罐一丢，使性子地坐回到自己的椅子上。她前额紧蹙，朱唇噘起，就像一个快要哭出来的孩子。

这时，那小伙子已经穿上一件相当破旧的外衣，站在壁炉跟前，从眼角里瞅着我，那神气，就像是我們之间有着什么未了结的深仇大恨似的。我开始怀疑起他到底是不是一个仆人来了。他的衣着和谈吐都很粗俗，一点也没有希思克利夫先生和他太太身上所能看到的那种优越气派。他一头浓密的棕色鬃发，蓬乱得像个野人，他的胡子像头熊似地布满双颊，他的双手就像普通劳动者那样黝黑。可是他的态度举止很随便，几乎还有点旁若无人，一点也没有表现出家仆伺候女主人应有的那种小心殷勤。

既然无从判定他在这家人家中的地位，我觉得还是不去理会他那奇怪的举止为好。过了五分钟，希思克利夫先生进来了，多少总算把我从这种不自在的场面中解救了出来。

“您瞧，先生，我说话算数，真的来了！”我装出高兴的样子，大声说道，“不过我怕要让这天气困上半个小时了——要是您容许我在这儿暂避一下的话。”

“半个小时？”他说着，抖落衣服上的雪片，“我真不懂，你为什么要选这么个大风雪天出来闲逛呢。你知不知道你会有陷入沼泽的危险？就连熟悉这些荒原的人，在这样的夜晚，常常也会迷路。我还可以告诉你，眼下这种天气是不会转好的。”

“也许我能在您的仆人中找一位向导吧，他可以在画眉田庄过夜，明天早上再回来——您能抽出一个给我吗？”

“不，不行。”

“哦，真是！好吧，那我只好靠我自己的本领了。”

“哼！”

“你是不是该准备茶了？”那个穿破旧衣服的小伙子问道，他那恶狠狠的目光，从我身上移到了年轻太太身上。

“他得算一个吗？”她问希思克利夫。

“去准备就得了，行不行？”这就是回答，他说得如此蛮横，真把我吓了一跳。这句话的声气，充分暴露出他的坏脾性。我再也不想把希思克利夫叫做绝妙的人了。

茶准备好了，他是这样邀请我的：

“呃，先生，把你的椅子移过来吧！”

于是，我们几个，包括那个粗野的小伙子，全都拖过椅子，围坐在桌边。在饮用茶点时，席面上一片肃静。

我心里想，如果这片乌云是我引起的，我就有责任尽力来驱散它。他们不可能每天都这么沉着脸，一声不吭地坐着。不管他们的脾气有多坏，总不会成天都板着脸的吧。

“说来奇怪，”喝完一杯茶，接过第二杯时，我开始说道，“真是奇怪，习惯对我们的情趣爱好和思想观念的形成，竟会有这么大的影响。一定有许多人没法想像，希思克利夫先生，像您这样过着与世完全隔绝的生活，还有什么幸福可言。可是我敢说，您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，又有您这位可爱的夫人像女神般卫护着您的家庭和心灵……”

“我可爱的夫人！”他打断了我的话，脸上浮现出几近狰狞的讥笑，“她在哪儿——我可爱的夫人？”

“我说的是希思克利夫太太，您的夫人。”

“嗯，没错——啊！你是说，尽管她的肉体已经不在，她的灵魂依然还站在保护天使的岗位上，卫护着呼啸山庄的好运，是这意思吗？”

我发觉自己已经搞错了，便想改正过来。我本该看出他们双方的年龄差距过大，不像是夫妻。一个已四十来岁，正是心智最成熟的时期，男人在这个时期很少会抱有幻想，误以为女孩子是为了爱情才嫁给他的——那种美梦是留给我们老年时聊以自慰的。那另一个呢，看上去还不到十七岁。

这时，一个念头在我心头闪过：“那个在我胳膊旁捧着盆子喝茶，手没洗就抓面包吃的乡巴佬，也许就是她的丈夫吧。不用说，是小希思克利夫了。这就是隐居的结果：只因为她全然不知道天下还有更好的男人，就让自己投进了这么个乡巴佬的怀抱，真是太可惜了——我得留点神，别引起她对自己的选择产生后悔了。”

这最后的想法似乎有点抬高自己，其实倒也不是。坐在我旁边的这

一位，一看到就简直让我厌恶。根据经验，我知道自己还是有点吸引力的。

“希思克利夫太太是我的儿媳妇，”希思克利夫的话，证实了我的猜测。说着，他掉过头去朝她看了一眼，这是一种特别的眼光，一种非常憎恨的眼光——除非他那一脸肌肉生得完全反常，不会像旁人那样表达出心灵的语言。

“啊，不用说，这下我明白了，你真有福分，这位仁爱的仙女原来是属于你的。”我转过头来对我身旁的那一位说。

比刚才还要糟糕！这年轻人蓦地满脸通红，他紧握拳头，摆出了像要动武的架势。可是他似乎立即就控制住了自己，用一句骂人的粗话压下了心头的怒火。这句话是冲着我来的，不过我假装没有听见。

“不幸你猜得不对，先生！”我的主人说，“我们两个都没有这种福分占有你的这位好仙女。他的男人死了。我说过，她是我的儿媳妇，因此，她当然是嫁给我的儿子啦。”

“那么这位年轻人是……”

“当然不是我的儿子啦！”

希思克利夫又笑了起来，那意思仿佛是把当他当作这头笨熊的父亲，这玩笑未免开得太荒唐了。

“我的名字是哈里顿·恩肖。”那一个怒声叫嚷道，“而且我劝你要尊重它！”

“我并没有表示不尊重呀。”这是我的回答，心里却在暗笑他报出自己的姓名时那种庄严神气。

他的目光一直盯着我，盯得我都不愿再去回瞪他了，我怕我会忍不住赏他一个耳光，或者给他逗得笑出声来。这时我才开始清楚地感觉到，在这个舒适的家庭中，我实在有点格格不入。这种精神上的阴郁气氛，不仅抵消了，而且还压倒了我周围温暖的物质上的舒适。我告诫自己，第三次有胆量再来这家人家时，一定得多加小心。

吃喝完毕了，没有人说一句应酬话。我走到一扇窗子跟前，观察一下天气情况。

我看到的是一片凄凉景象：黑夜已提前降临，天空和群山混成一片，淹没在暴风雪卷起的可怕旋涡中。

“没有人带路，眼下我怕是回不了家了。”我禁不住叫了起来，“道路大概都给埋上了，就是还露出在外的话，我也没法看清该往哪儿迈步了。”

“哈里顿，把那十几只羊赶到谷仓的门廊里去，要是让它们留在羊圈里过夜，就得给它们盖点东西，前面也得挡块木板。”希思克利夫说。

“我该怎么办呢？”我接着说，心里更焦急了。

谁也没来搭理我。我朝四周看了看，只见约瑟夫给狗提来了一桶粥，希思克利夫太太则俯身在炉边，在烧火柴玩，这堆火柴是方才她放回茶叶罐时，从壁炉台上碰落下来的。

约瑟夫放下粥桶，用挑剔的目光朝屋子里打量了一圈，接着扯开他的破嗓子大声说道：

“我真弄不懂，大伙全出去干活了，你怎么能待在这儿闲着！你可是实在没出息，跟你说了也白搭——你那坏毛病，一辈子也改不好了。你是一心要去见魔鬼了，跟走在你前头的你妈一样。”

一时间，我还以为这番滔滔不绝的话是冲我来的，我大为生气，便径直朝这个老混蛋走去，打算一脚把他踢出门外。

可是，希思克利夫太大的答话，把我给拦住了。

“你这个造谣生事、假正经的老东西！”她反驳说，“你这样来提到魔鬼，难道不怕给活捉去吗？我警告过你，要你别来惹我，要不，我就要请魔鬼特地帮个忙，把你给捉了去。站住，约瑟夫！你瞧这儿，”她接着说，并从书架上取下一本黑封面的大书，“我要让你瞧瞧，我的魔法已经有多大，用不了多久，我就可以完全精通了。那头红毛母牛不是无缘无故死掉的。你那风湿病还算不上上天给你的惩罚哩！”

“哦，恶毒呀！恶毒呀！”老头喘着气说，“求主拯救我们脱离邪恶吧！”

“不，你这个恶棍！上帝早把你给抛弃了——滚出去，要不，我就要你大吃苦头！我要用蜡、用泥把你们全都捏成小人儿，谁先越过我规定的界限，我就要——我暂且不说他会受到怎样的处置——可是，瞧着吧！去，我正在盯着你呢！”

这个小女巫，在自己那美丽的眼睛中，增添进一种恶意嘲弄的神色。约瑟夫吓得直发抖，急忙逃了出去，一边逃一边祷告，还嚷着：“恶毒

呀！恶毒呀！”

我认为，她这种行为一定是由于闲得无聊闹着玩的。现在，屋子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了，我想对她诉说一下我眼前的困境。

“希思克利夫太太，”我恳切地说，“我打扰您了，一定得请您原谅。我敢于来打扰您是因为，您既有这样的容貌，我敢说您的心肠也一定很好。请您给我指出几个路标吧，我也好找到回家的路。我一点也弄不清该怎么走，就像您弄不清去伦敦该怎么走一样！”

“顺你来的路回去就得了，”她回答说，依旧安然地坐在椅子上，面前点着一支蜡烛，还有那本摊开的大书，“这是个简单的劝告，可也是我能提出的最好主张了。”

“那么，要是您以后听说我被人发现冻死在积满雪的沼泽或泥坑里，您的良心会不会低声指责你，说这里也有您的一份过错呢？”

“怎么会呢？我又不能送你。他们不许我走到花园围墙的尽头。”

“您送我！在这样的夜晚，为了贪图我的方便，哪怕要您跨出门槛一步，我也于心不忍啊！”我叫了起来，“我只是求您告诉我怎么走，不是要您领路，要不就请您向希思克利夫先生求个情，给我派个带路的。”

“派谁呢？这儿只有他自己，恩肖、齐拉、约瑟夫和我。你要哪一个？”

“农庄里就没有其他男孩子了吗？”

“没有了，就这么几个人。”

“这么说，我只好在这儿过夜了。”

“那你可以自己跟主人去说，我不管！”

“我希望这是给你的一个教训，以后别再在这些山头上乱跑了。”从厨房门口传来希思克利夫严厉的声音，“至于留在这儿过夜，我可没有招待客人的住处。要是你定要留下，那就只能跟哈里顿或者约瑟夫合睡一张床了。”

“我可以睡在这间屋子的椅子上。”我回答说。

“不，不行！不管是富是穷，陌生人总是陌生人，我是不容许任何人待在我防范不到的地方的！”这毫无礼貌的恶棍说。

受到这样的侮辱，我的忍耐到了头。我气愤地回了他一句，从他面前冲过，径直奔进院子里，匆忙中竟撞到了恩肖身上。天已经漆黑一团，我连出口也找不着了。我正在四处乱转，听到了他们的说话声，这是他